

冰心儿童图书奖
获奖作家作品

东窗与西窗

沈祖连 著



共享获奖作家独特的文学视野
品味成长季节绵长的青涩与甘甜



冰心儿童图书奖
获奖作家作品

东窗与西窗

沈祖连 著

/ 共享获奖作家独特的文学视野 /
/ 品味成长季节绵长的青涩与甘甜 /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窗与西窗 / 沈祖连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068-6825-9

I. ①东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62747号

东窗与西窗

沈祖连 著

丛书策划 牛 超 蓝文书华

责任编辑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信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一步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10千字

印 张 13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825-9

定 价 32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青山秀水·····	001
大姨公·····	003
豆 叶·····	005
分 歧·····	008
荒唐的画家·····	011
家有马齿苋·····	014
轮 胎 ·····	018
试 工·····	020
大山人·····	022
发黄的笔记本·····	024
回马枪·····	027
掘尾龙·····	029
母 亲·····	031
五哥当兵·····	033
报 答·····	035
疾 苦·····	037
妻子离家的日子·····	040
心 愿·····	042
三十六计之于手机·····	044
养猪卖猪·····	047

保 姆·····	050
对面的女人·····	053
榕树下的瘦女人·····	056
挑果卖的女人·····	058
硬卧铺上的女人·····	060
豹 三·····	063
陈 大·····	065
大伯进城·····	068
渡 口·····	071
番鬼五·····	073
华光四·····	075
黄鳝头·····	077
寄 生·····	080
老 爹·····	082
六指的外婆·····	084
轮 回·····	086
庆甫三与郁林汉·····	088
五婆的鸟巢·····	091
小 娟·····	094
药 渣·····	096
猪经理·····	098
状元之家·····	100
宗 族·····	102
祖传秘方·····	105
板蓝根风潮·····	107

变味的校庆·····	110
车队的形成·····	112
东窗和西窗·····	114
东区西区·····	117
富在深山·····	119
害 虫·····	123
机 关·····	126
甲乙丙丁·····	128
理由公司·····	132
狗咬蚤夜·····	136
前朝遗老·····	138
烫手的山芋·····	141
提前悼念·····	144
威 风·····	147
乡长献血·····	150
小山村·····	152
有狗之家·····	155
第二届家委代表大会预备会纪实·····	157
著名歌星·····	160
抓 贼·····	162
牛哥敬礼·····	165
做一回上帝·····	167
本 末·····	170
残 局·····	172
虎凭山威·····	175

悔 棋	177
火 候	179
决 战	182
名 累	184
棋 迷	187
棋 趣	189
棋 手	191
市长构想	193
同 行	196
棋 友	198
夏日黄昏	200
棋 规	202
小村人	204
修理铺前	206
寻人启事	209

青山秀水

李六这天放了自己的假。

李六原本很忙，一旦放了假，便不知道做点儿什么好。

李六拿了钱包，信步出来。李六看见一辆大巴，上面打有牌子：十万大山。李六心一动，好，进山。

李六便向大巴举起了手。

李六上了车。他也说不清要到山里去做什么。休闲吧。

大巴驶出了市区，拐进了一条黑油油的路，那是县与县之间铺成的柏油路，新，或者是因为昨夜下了雨，而使得路面一个劲儿地黑，黑得泛了油光。

李六的心情挺平静，就平静得像路旁那清水塘一样，连点儿微波也没有。

李六放眼看去，一车的座位几乎坐了个满，只剩下最后一排空着。车上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，似乎他的上来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，无非是多了个乘客而已。

李六喜清静，便在最后一排坐了下来。

大巴七拐八拐的，进了山路。李六知道，他们是已经进入了十万大山的范围了，只见两旁山水拥夹，那道路便狭了、弯了、崎岖了。那山头有点儿神出鬼没的，远远地挡住了去路，而当大巴来到面前，它便退开了，又在远处设置着障碍，总是让你看不到头。

一会儿，李六只感到一股的清涼。放眼窗外，竟是一条山溪，那水清得见底，看下去水里有天、有树、有花。李六突发奇想，便大叫一声“停车”。

司机不知发生了什么，急急地将车停下，一车人都回头看着李六。

李六也感到了不好意思，说：“对不起了，请在这里等我一刻钟好吗？”

“等你一刻钟？你是说，要我们一车的人都等你一刻钟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笑话！你有天大的事也不可能叫我们全车的人等你呀。”

“神经。开车！”不知是谁不屑地喊出了大家的心声。

“不。”李六站了起来：“我求各位了，我是外地来的，我有个心愿，就是要亲自体验这十万大山的山和水。你们看这条清溪，我敢说是在中国少有的，我只想下去泡一下，顶多是十分钟吧。望各位能体谅，就让我遂了这个心愿吧。”

“神经病。”司机在大家的催促下挂上了档，就要启动。

李六急了：“不要。事情还可以商量嘛，只要大家能等，我给每人十元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。”金钱面前，有几个山里人模样的活动了。

“笑话，十元钱就想买我们一刻钟了？走吧，不要理这个神经病。”

“那么，每人100吧。”李六一下子提高了十倍。

“那还差不多，”司机发话了，“各位，我看就将就一下，让这位先生遂个心愿吧。”

“好。我同意。”

“我也同意。”于是，一车人竟没有一个持反对的了。

李六便笑着下了车，从高高的溪岩上猛地往下一跳，“啊”地叫出了声来，妻子忙将他推醒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”

“都怪你，我做了个十分有趣的梦，让你给搅了，可惜了啊。”

醒了的李六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——这人啊，真有意思！

大姨公

“大姨公，坐灶窿；大姨婆，坐谷箩。”这是儿时最爱念的一句顺口溜。

那时的大姨公，还是一名身强力壮的汉子，跟大姨婆成婚刚满三朝，就上船了。老板是邻村的一位大叔，叫莽三。这莽三以前有万贯家财，临解放时，因赌全输得精光，靠赖债，购下了一条木头船，从此浪迹南海，打鱼为生。也不闻岸上情况，只听说了，土改给他评上了个贫农的成分，他也不去管他到底是地主好还是贫农好，反正海上漂泊，虽然每时每刻都要经受风浪的折磨，他却感到要比在岸上安全。原因呢，不言自明，债主在追踪。大姨公就是那时被莽三拉了出海的。

大姨公是个憨厚之人，见莽三对他亲如兄弟，也就心安理得地跟随去了。当然，那时大姨公还是光棍一条，莽三说，碰上合适的，一定要为大姨公找个老婆。大姨婆便是这个“合适的”，于是莽三的话便兑现了。

一条木船，一个老板，一个工人，老板兼着艄公，工人兼着水手，这便形成了最小的社会团体。团体里，他们是从属关系；木船上，他们又是兄弟关系。一张网在他们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虽然是出没风波里，他们活得倒也自在，这自在就在于他们的劳动成果颇丰。那时的海产，不同于现在，几乎是每一网都能捞起最大的希望。因而未几年，这莽三又发了。

莽三自然不忘他的诺言。在一次他们靠上了越南的同登，卖完了鱼，莽三便同当地的朋友物色了一位越南姑娘，付过一笔钱之后带上了船，这便是大姨婆了。有了这一层的关系，大姨公便成了莽三的生死之交。比方一次，他们在归途中遇上了风暴，风帆一下子将莽三扫下了大海，那船便成了无主之舟，一个劲儿地转。大姨公见状，不顾一切跳了下去，连呛了十多口水，硬是把莽三给拽了回来。

莽三重新获得了生命，十分激动地说：“为了我，多危险啊，弄不好两人都回不了，你不是太傻了吗？”

大姨公却说：“要是你都回不来，那我还回去做什么？”说得莽三抑制不住地奔了过来，一个劲儿地紧紧箍住了大姨公好久不愿放开。

木船就是他们的家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南海各地，最远到过了越南西贡，近的也到了海南三亚、八所等地。莽三也是个把钱财看得很轻的人，他说：“钱这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想当年老子家财万贯，一夜天光不是成了穷光蛋？老杜，你家若有什么困难，只管吱一声。”大姨公却说：“够了，每个月支取那么多给我就足够的了，再说她一个越南婆要得了多少？”

于是莽三便用来购物，凡市面上流行了什么先进的东西，他就购置回来，与大姨公一起共着用。因而，小小的木船，什么国货洋货都有。

又是一次胜利返航。不想刚进入北部湾，那海翻了脸，一片乌云从西边天上扯了起来，霎时狂风大作，海天混黑成了一团，他们都知道是大灾难来了。正想间，那船桅咔嚓一声折断了，无法控制的木船被狂风一卷，狠狠地向一块礁石摔过去，船便破了。莽三厉声说：“老杜，你看船上有什么合适，快拣些逃吧。”大姨公也知道情急了，钻到了舱里，一手拿起了那只水壶，便跃进了茫茫大海。

后来，莽三不见了，大姨公却幸存了下来。大姨婆却说：“你知道你有多傻，什么值钱的都不要，却只要了这只破水壶。”

破水壶，已经装不得水了，却永远地挂在了大姨公的墙上。

豆 叶

县委书记要下来，而且说要到我们村里来。这可忙坏了一批人，镇书记及镇长亲自下来布置了接待工作，并留下了办公室刘主任在村里坐镇。村主任和村支书更是转陀螺一样，被刘主任支使得脚不沾地。

你听一听我们村这个名字就会知道这事的稀罕了：鸭屎垌，还有比这更土的名字么？由于偏僻，历来都是天高皇帝远。离县城离省城有多远，乡民们不大清楚，就是离最密切的镇上，也得走上半天的路程。以往是骑马坐轿，官爷们都不肯进来，现在坐车了，可那车就只能到镇上，见谁舍车徒步几十里？现在听说新任县委书记要来，怎么不稀奇？

才下过雨，村里一片泥泞。刘主任说不行，不能让书记陷了鞋，便指挥村主任，发动群众到沟河里挑来河沙，将村路填上。你别说，站在村头看去，那黄沙铺就的路面，还真像模像样呢，踩在上面，只觉一路嚓嚓，别有一番情趣呢。

再下来是房间。书记说要在村上住一夜。村里既没招待所，也没旅社。村委会就只有三间瓦房，左边的一间腾给了五保户大脚鸭，右边一间圈了牛，中间才是办公室。说是办公室，其实被一些杂物塞满了，办公桌旁边，一架休闲的打谷机，还有抽水机，烂箩烂桶，几乎塞满了过道。推开了门，一股霉味儿涌过，刘主任不由得捂了鼻子说：“不行，这些东西统统搬走，大脚鸭也要转移，牛栏更要撤走。”

遵照刘主任的指示，半天之内，三间房便腾出了两间。大脚鸭苦于没地安置，便留了下来，不过规定了，他那门不能敞开。且在门前直到大路，铺了一层河沙，并用石灰将四壁粉刷一新。那铺盖来不及回镇上要了，便找到了一家准备娶媳妇的，暂借他们的新被新席新枕。这家人倒也爽快：“行，书记能来这儿住已经是难得的了，不就是一夜吗？”便自动给搬了来。

吃的更让刘主任上心了。村委会没有饭堂，村上也没有饭店，让书记到谁家吃好呢？刘主任倒是颇费一番心思的了。叫人从镇上送嘛，一来离镇太远，二来似乎也显得生分。到村主任家或者村支书家吃，听说书记早交代过，要跟老百姓在一起。随便下一个农户家吧，那些农户可都是每天早上一煲粥吃上一整天的，让书记吃大锅粥，也不行。那么置一套饮具，派个厨师来吧，似乎又是小题大做了。正在刘主任感到犯难时，小寡妇莫愁来了：“主任，就让书记到我家去吃吧，我保证能让领导满意。”

刘主任看了看这莫愁，人长得伶俐清爽，虽然名声不大好，可一想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，便点头同意了。刘主任是出于这种考虑，起码这小寡妇的灶房也比别人卫生吧，再，不就是两餐饭吗，又不用到她家去住。于是，小寡妇便乐颠颠去找菜了。

午时刚过。书记便在镇长及镇书记的陪同下踏上了鸭屎垌。由于车子开不进来，三位领导都是一步步地走来的。一村的人都在大晒场上看热闹。镇书记及镇长他们见过，唯有这县委书记，在他们看来，已经是大得不得了的了。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家都在寻找着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形象，戏里他们看过了，这现实呢？谁不想争睹一下大官的风采。

当村主任把书记带到了村委会，书记推开了左间的偏房，一眼看见大脚鸭正在吃东西。书记看了大脚鸭的食物，那桌上有盘棕蓝色的食品，书记说：“这是豆叶吧？”

大脚鸭停下了进食，瞪着张皇的眼，见书记问，便说：“是的，是粉豆叶。”

书记拿过筷子，夹了一夹，往嘴里一塞说：“主任，今晚就在这儿吃

粉豆叶。”

“这……”刘主任及一千人都意外地一愣。

唯有外围看热闹的骚动了起来：“书记也吃豆叶？好，我家有，我这就去摘。”

“我家也有。”

也有的说：“看来不像乾隆爷。”

分 歧

李明媚大学毕业一年多了，至今尚待字闺中，当然是指工作问题还在等待。早春是联系到了一家单位，是个国企，条件都很好，可就是家里拿不出一笔资金，就只好望企兴叹。为此，二老也是急得上了火。看看女儿都快二十五了，眼角笑时起了鱼尾纹了，二老更是担忧，一旦变成老女，就难嫁出去了。因而也是终日唠叨：有合适的找一个吧，过了三十就没人要了。

她却不急。工作还没着落，她还不想草草嫁人。其实急也没用。随缘吧。

她觉得老是这样待着也不是办法，便想到要做点儿什么。

女孩子做什么好呢。

她想到了美容。现时都市里的人生活好了，总想把自己修饰得更美，因而美容成了时尚。正好自家的房子也不太偏僻，跟父母说，腾出一间来开个美容院。

父母虽然担心搞美容不地道，终日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打交道，可最终也拗不过女儿一再要求，只好同意了，并且二老暗自商定，以后多看紧点儿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。

说干就干。女儿首先想到要做个招牌，名字也想好了，就叫明媚美容。

她记得有个德富装饰，找来电话联系。

刘德富便来了。

刘德富大小是个老板，也是一年前毕业的大学生。因为没有找到正式工作，便自己开了个装饰公司。说是公司，其实老板、技师、会计、出纳、业务、公关、工人、后勤就都是他一个人。

看到仪表堂堂的刘德富，最高兴的是二老了。在女儿跟他谈招牌的时候，二老也在里屋窃窃私语，这小子不错，能做我家的姑爷就好了。母亲说，怎么不行，看他们谈得多拢？怕是看上了咱闺女了？

人家看上才是八字一撇，还得咱老闺女看上才成呢。

想办法呀，你平时不是很多鬼点子的吗？

好吧，先留住吃饭再说。二老便分了工，由父亲作陪，并想法子留人。母亲提了菜篮子上了市场。

虽然是一回生，可见老人这么热情，刘德富也便留了下来。

不一会儿，鸡鸭鱼肉摆了一桌。

刘德富一边吃着一边说太破费了。母亲却说，不，今天高兴。

四口人地和美美地吃过饭。刘德富便找来梯子，量好招牌尺寸，定好了规格。然后掏出计算器捏了一会儿，报出个数：包工包料1280元。李明媚没说什么，母亲却像受了惊吓：什么？一个牌牌值这么多？

是的，伯母你不知道，这些材料都是贵料。

好吧，相信小刘也不会诓人。父亲发话了：完工给钱。

是的，刘德富说，不过，得收400元定金。

什么？还得收定金？母亲又是一个惊吓。

是的，做我们这一行都这样，为了诚信。

你怕我们没诚信？

不是，伯母，不单是你，我也得讲诚信，收了定金，我们就形成了合同关系，我没按时按质，也同样受到处罚。

女儿交了定金，送走了刘德富，二老便展开了论战。

论战的中心主题当然不是招牌，而是刘德富的为人。

母亲说：看来是白赔了我一顿鸡鸭鱼肉，我就没见这么抠的男人。

这叫做抠？父亲显然不同意母亲的观点：人家说得多好，这是诚信。

我们这么对他，总不该怀疑我们诚信吧。

一样归一样，你以为吃你两块鸡肉就一点儿原则都不要了吗？按我说，这小刘头脑清醒得很。一个字：好！

好你个头，同这样的人做亲戚，屁股夹着利戥，拉屎拉出算盘珠，才不呢。

精打细算怎么不好？你以为，做事的人都同你这样好啊。一点儿原则也没有。

女儿回来了。

父亲说：好吧，我们光说无用，听听女儿的意见吧。

母亲：是啊，阿媚，你认为这小刘怎么样？

女儿：什么怎么样啊？

母亲：我是说，他不该收我们的定金。

女儿：阿妈，这有什么错吗？人家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为了双方讲信用。再说这先交后交不都是交？

父亲：老太婆，听见了没有？我找姑爷就是要找这样的人。

女儿脸色飞红：什么跟什么嘛，怎么就扯到这上面来了？